

教務長與陳煦教授夫人首先婆娑起舞，教務長春風滿面，陳師母雍容華貴而舞步尤佳，果然一曲勃露絲贏得如雷掌聲。接着華爾滋、倫巴、吉利巴、探戈等紛至沓來。嗜舞同學皆酣舞不輟，大叫過癮，其輕鬆殆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。亦有做壁上觀者，蓋待機而動，不會跳的舞先不跳，所謂先立於不敗之地也。倒是根本不會跳的同學落得清閑，既免滿頭大汗之苦，又可欣賞舞藝，真是何樂而不為？十時三十分，摸獎開始，這時各位師長所贈獎品分別亮相，一時熱鬧非凡，大家喜氣洋洋。不久，摸獎結束，跳舞又再開始而舞曲如同車輪戰，一支連一支，舞者自室內舞至室外，在紅綠相間的燈光下，別有一番羅曼蒂克的韻味。時間如同室外的清流，悄然而逝。惆悵的吉他終於奏出扣人心弦的驪歌，每一個音符都是那麼黯然。燈光漸熄，舞影隨着留戀的步子搖曳，一時都沉醉在美麗的回憶裏。別了！那巍然高聳的大廈，整潔可愛的宿舍，昔日的聚首已風流雲散，讓回憶和那歌聲琴韻，永留我們的腦際吧！讓懷念像美麗的玫瑰花，燦爛地為我們開放着！燈光再明時，晚會便告結束。這時歡笑淹沒了惆悵，掌聲暫代了離愁。不由得想起黃山谷的詩「桃李春風一杯酒，江湖夜雨十年燈」，今夜借着這暖風杯酒，祝各位畢業學長前途光明，在今後的兩聲燈影中並願互相憶念。最後並向凌校長及各位來賓熱誠的賜助，表示謝意。

校友來鴻

楊裕球 美國

我於今年二月間奉調來此間新成立的分公司工作，小主管是我原在 L.A. 的小主管，所以一切比較順當，T.Y. 也每週都有機會可以見到面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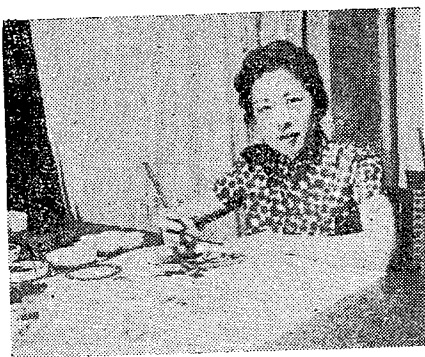
此間剛來時因有一項工程限期交卷的，所以趕得很利害，最近這一個月來差不多每天都作九小時以上，週末也照常工作，忙得人有點軟綿綿的，好在那些工程已於前天如期趕出，皆大歡喜，所以我們昨天放了一天假，也幾乎睡了一天，今天是美國的陣亡將士紀念日，也放假一天，我們約幾個朋友出去野餐打網球，又去看了動物園，一天下來也相當累的。

目前弟與臺灣鋼廠的副廠長史創字學兄同住在一起，二人同出同歸，到很有伴的，不像是在 L.A. 時的孤魂野鬼似的了，生活方面說來很緊張也很單調，早晨緊張些，起床盥洗完後，喝杯牛奶或吃二個雞蛋，就去上班，中午回寓所煮點麵充飢，吃過後因寓所離辦公室很近尚可午睡十幾分鐘，再去工作，下午六時下班回來，則忙於買菜及洗煮吃，吃完又得洗一陣子，一切就緒已經八點過了，再洗個澡寫封信或者做一點零星小事，就該是睡覺的時間了。

近來因與史兄在一起晚飯總是比較豐富，總有二菜一湯，我們二人是老朋友，一切都很快，談談笑笑，有時還低低的哼幾句京戲如賀后罵殿，劉備招親或四郎探母等，我們沒有一個可以哼得全的，但哼幾句，比悶着要好些，哼高了又怕打擾隔壁鄰居的寓公

中國山水畫到清初四王，可說粹集前修，燦然美備，惟後之評論家猶有謂為過於甜熟者，顧四王以後，求一為四王者，亦不易得耳。

桐城朱瑩女士性安閑而好學，尤嗜藝術，抗戰時負笈武昌藝專國畫系，卅一年卒業，以其聰慧過人，取法南宗，專習山水，凡遇四王名迹，不論原本影本，臨摹幾遍，於此融會貫通，取精用宏，而尤醉心石谷，所為繪事下筆清逸，非偶然也。



士先器識而後文藝，女士好學能文，清操淑德，交游稱道，因其人益重其畫，曩曾任教臺灣師範大學藝術系多年，近年辭職家居，閉戶點染，積有精作百數十幀，今應朋輩請，舉行展覽，庶知畫風劇變之今日，尚有寢饋廿年接武四王之高手，不為風水轉移者在固盛事也，爰以所知之同好。編者按：本文摘自中央日報，作者為梁寒操先生，希望能引起各位校友興趣，踴躍投稿。

學嫂 徐瑩女士

寓婆們，所以只好低低的哼幾句。

暑假快到了，S.E. 是一個遊覽之地，估計來往過客以及渡假的朋友們免不了有來此看看我們的，因此我們覺得現住的公寓似乎太小，只有一間臥室，一間廚房都是很小的，客人來了，不是請廚房坐就得請床上坐，未免有些那個，所以近來想搬家，但找來找去，也未找到合宜的，第一希望不要距公事房太遠，則上下班可不用開車，既省汽油又可覺得找停車處所大兜圈子的麻煩，尤其重要的是節省時間，因時間比金錢還重要，第二房間希望稍稍像樣些，偶然也有幾個美國朋友來看到後不致招人背後笑話，美國的公寓有供給傢俱與不供傢俱之別，不供傢俱的較便宜，但買起傢俱來也相當費錢費時，將來一旦返國時則那些傢俱等於白丟，總之「又要馬兒好，又要馬兒不吃草」我們自己也很難辦的，還有些公寓希望住長期的，也有些不租給單身男子的，更有少數公寓不租給有色人種或東方人的，所以出去找房子，也得小心些，總以西裝整齊，領帶束緊，好像去相親似的。

在 L.A. 一年，因那邊氣候乾燥，人也乾枯了十多磅，來舊金山三個月，由於此間的氣候宜人，雖然工作照樣的緊張但體重恢復很快，到目前止已經將在洛磯所損失的十多磅完全找回來，如果照此繼續下去，大有發胖的可能，諸承關注，至深感謝，以上生活情形之點滴請便摘登友聲俾可借此賴了些報導的信債。